

郑国其人

——从水工到“水神”



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6年),一项浩大的引泾灌溉工程在秦国正式上马,或者说,一个由韩王苦心孤诣设计的、旨在“疲秦”的庞大陷阱破土动工,而工程的设计师兼总指挥正是来自韩国的宾客——水利专家郑国。

此前,关东六国已日渐衰落,没有谁可以单独与秦抗衡。韩国也曾多次与秦国较量,实战证明,不是对手。桓惠王九年(公元前263年)秦攻韩,桓惠王献上党郡求秦息兵,岂料却引起秦国与赵国争夺上党的长平大战。结果,赵国元气大伤,韩国也跟着吃了一闷棍,再也直不起腰来。韩王看得清楚,西秦东进吞并六国已是不可逆转的大势,而秦军的铁蹄首先踏破的必将是韩国的山河城阙。他卧不安枕,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一条自以为兵不血刃且拒敌于国门之外的妙计:派一个合适的人以游士身份入秦,说服其倾注大力兴修一条300余里的长渠,使之劳民伤财,疲于工程而无暇东顾。

实施疲秦之计的重任落在了郑国肩头——他不仅是一流的水利专家,而且笃诚忠信,敢作敢当。

说服成功,工程启动,郑国迎来了漫长的如履薄冰的日日夜夜。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心有千千结。

六路风景,壮阔莫过于“供应”一路:投入工地犹如千军万马的役夫和无以计数的物资。投入自然是多多益善,不过郑国更期望有那么一天,亲眼见到“供应”速度慢下来;

八方消息,郑国最敏感的当然是秦与六国的兵戈动静,特别是何日六国竟振作起来一改防御自守而主动出击;

这心绪那心绪,身份暴露的危险如影子一般跟在身后,这是郑国心中最大的结。

郑国明白,说一千道一万,最要紧的是把工程做大、做好。大,才能对秦造成巨耗,才能拖长工期;好,才不至因为奢费、滥用而被怀疑。再说,依着一个水工的职业本能和习惯,哪怕是仇家干活,也不可拿工程质量作报复。

然而,“势”与愿违,疲秦之计的预期效果始终只在渺茫的期待中,而引泾工地一直繁忙喧闹,“风声”依旧,前方的“消息”也依然是秦军势如猛虎;

秦王政二年,秦将麃公领兵攻打魏之卷,斩首三万;

三年,秦将蒙骜攻韩,夺取十三座城池;

四年,拔取魏之暘与有诡;

韩城文庙探微

韩城文庙是陕西现存最完整的文庙,2001年被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韩城文庙始建于唐,后经宋、元、明、清历代修葺扩建而成,目前由四个大院和五座主体建筑组成,总占地面积16000余平方米,相较于韩城古城的总体规模,文庙可以说是古城当之无愧的核心。

进入文庙前,可以看到院外东西方各有一座木制牌坊,东书“德配天地”,西书“道冠古今”,这是对孔子及其学说的认同和赞美。中国古代除了治理体系的“政统”之外,还有一个价值体系“道统”,孔子是“道统”的精神领袖,所以被称为“素王”。出于对王者的尊重,文庙正门普通人不能通行,在正门两侧开有“圣域”“贤关”两门,充当来往通道。



韩城文庙。

城文庙早已不仅仅是“前庙后学”的祭祀学宫,人们乐意将一切美好的东西移入其中,将文庙升级为城市的审美中心。

五龙照壁 文庙入口处的五龙照壁,也叫“万仞宫墙”,照壁上雕刻有五幅琉璃彩龙,龙体强健,须鳞俱全,弓身弩背,张弛有度。两旁配鲤鱼戏浪浮雕,在庄敬严肃的整体环境中嵌入了一种生活化的意趣,化解了访客的局促不安,这种拒绝极端、寻找平衡的安排,正合孔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的性格特点,也符合儒家“允执厥中”的价值追求。

与北京故宫九龙影壁的皇家威严相比,韩城文庙的五龙照壁多了几分温情意趣。

棂星门 与五龙照壁正对的是文庙的第一座建筑——棂星门。棂星,传说是天上的文曲星,将文庙中轴线上的第一座牌楼以棂星命名,一是赞颂孔子如文曲星一般施行教化、广育英才的贡献;二是古代皇帝祭天先祭棂星,文庙里设棂星门,表示祭祀孔子如同祭天,凸显其意义非同寻常。

过棂星门,迈入文庙第一大院,正中是文庙的制式建筑泮池,池上架双孔石桥,称“泮桥”。泮池大多是半圆形,据说是为了比四周环水的太学低一级,符合儒家对礼制的恪守和尊

重。过泮桥往前走为文庙的第二座建筑——戟门。

戟门 戟门原名大成门,据史书记载,宋太祖赵匡胤建隆三年(公元962年)下诏提升文庙仪仗规格,允许在正门立戟十六枝,以示尊孔,此后大成门也称“戟门”。

大成殿 通过戟门后的第二个院落是祭拜孔子的核心场所。院中大成殿是一座元代的单檐歇山顶建筑,主要用来供奉孔子牌位。大成殿两侧是东、西庑,各十三间,列放着孔子弟子及儒家先贤牌位。

举目四望,周围云兴霞蔚,群贤毕至,能与之相比的,只有古希腊的“阿卡德米”,即柏拉图建立的学园。这两个地方都是知识和智慧的圣域,不同之处在于,学园只有一座,于公元529年关闭后再无复建,而中国的文庙则遍布华夏。

清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韩城人王杰考中状元,曾在御道上走过一回,短短几步路,让他的名字和

文庙的历史一同成为了整座城市的记忆。

明伦堂 大成殿后的东西角门外有一条北马道,以此为界,道南是文庙,主要为祭祀的仪式场所。道北为学宫,为古时教书育人的学校,体现了古时庙学合一的建筑布局。进入学宫,坐落正北的是建于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的明伦堂。“明伦”二字出自《孟子·滕文公上》:“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意思是说,夏商周三代都有学校,学习的目的是让人明白社会间的伦常规则,王侯遵守了伦常规则,庶民们也就相亲相爱了。

明伦堂后面是文庙的最后一个大院。矗立在高台上的是尊经阁,始建于明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旧时为学宫收藏经书的地方。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张廷枢曾向尊经阁捐赠家藏的儒家十三经和二十一史,供学生博览群书,研读经典。

站在尊经阁上,四周无遮无挡,远近一览无余,呈现一种辽远广阔的气象。劲风吹过,不免让人想到孟子所说“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

回想从踏入文庙的第一步开始,访客已经不知不觉融进了文庙的“气场”之中,也许这就是文庙存在的意义,只要它在那里,就会起到“扶纲常,淑人心”的作用。 □倪伟

人物春秋

程告竣,其强国富民之功不可估量,并无一句虚言。虽说是韩王在用计,而渠却实实在在修在秦国大地上。而今,工程已近尾声,所谓“疲秦”之谋并没有给秦带来多大危害,而五谷丰登,仓廪充实,兵强马壮的盛景却是闭眼即可想见。可以说,臣主持修渠是做了一件于韩、于秦两利的事,但利韩甚小而利秦极大,为韩不过延数岁之命,为秦却有万世之功。

昔日齐桓公不记射钩之仇,拜管仲为国相,得其辅佐,终成一代霸主。臣请大王赦免当初的欺瞒之罪,让臣戴罪立功,完成引泾工程。臣本水工,变水害为水利乃是臣的职业本分,八九年的晴雨风霜,跋涉呼号,臣已与引泾工程结下不解之缘。只有工程竣工,臣才会觉得有始有终,对得起自己的良知,也不辜负秦地民众多年的艰辛付出,而渠成水畅,禾稼茂盛更可昭告世人:当初大王听臣劝谏而兴渠的决策是何等英明!

如果大王偏不宽恕,则臣只能表示莫大遗憾。臣不会五步之内以颈血溅大王,但臣会睁大双眼目不转睛地见证大王的利剑怎样划过一个有功者的颈项!

出乎所有人意料,秦王赢政听完郑国的答辩,竟“以为然,卒使就渠”。

历史的大戏到此出现了不可预期的反转,像一棵树撼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原本的对手变成了合作者。自然,是秦王决定了剧情的这一走向。也许,李斯《谏逐客书》让他眼前豁然敞亮的一瞬间,他的脑际便闪过郑国的名字;也许,廷讯之前他已派人勘测过泾渠工程的质量,当听到“堪称一流,无可挑剔”的回报后,他的胸火已消减了三分。又或许,当日郑国的答话既没有推卸遮掩的好巧,也没有战栗讨饶的卑怯,这倒让原本刚毅深森的嬴政心生一种莫名的欣赏……不管怎么说,其最后决断都显示着一种王者应有而难得的大度。

因为秦王的包容与郑国的担当,战国后期的历史平添了奇绝惊世的一笔:

“渠成,……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

郑国是不幸的,命运赋予他至少十年的尴尬人生。但郑国也是有幸的,历史终究还原了他平民英雄的本色。让我们走出史书的时空,步入后世的民间看看。

郑国渠渠首在今陕西泾阳县仲山麓瓠口,泾阳地处灌溉的上游,受益在先,泾阳人自然也对他郑国爱之更深:

是谁带领我们凿山开渠,把原先的盐碱地变为肥沃沃土? 众手举锄,就像天空涌起了湿漉漉的云;渠口一开,水流哗哗,如天降救命的及时雨;是谁让谷子糜子垂着沉甸甸的穗儿,桑园麻圃飘散出泥土的芳香? 是郑总工。郑先生,好人,也是强人,他为韩国尽忠,也为秦国建功,他不挟天行事,又不畏惧强暴,他不忘自己的本分,一心修成渠造福天下万民。这是什么? 这就是英雄,是大贤,是行走在大地而耕云播雨的神! 于是,知恩图报的泾阳人在泾河洪口堰上修起一座郑国庙,与司水之神龙王的庙宇并峙西东,自汉至清,“民以时祀之,历代重修”。

近年来,泾阳人又以雕像的方式纪念恩人,而且不止一处。泾河峡谷的郑国渠景区9.5米高的花岗岩塑像,郑国昂首执钺,足登麻履,风尘仆仆,衣袂飘飘,一派垦拓实干的风范。县城东关外广场上耸立的则是成功者的伟岸形象,登高望远,若有所思,足下巨石旁有水如瀑,长途跋涉的倦意尽化作扑向田畴的欢畅……

历史的走向有时诡谲得神鬼莫测,但人心的向背却从来如清水明镜,你为山河民众献身,人间就为你塑像焚香。 □冯日乾

钩沉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今年下半年在北京召开。在百余年的艰辛历程中,我们党召开了19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中“七大”是在延安召开的,会址就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这是一座共产党人自己动手、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中央大礼堂”。凡是来延安的人都要到这里参观,进行一次思想的洗礼,同时感受这座建筑的魅力。

“七大”召开之前,中央决定建一座大礼堂,于是这个任务就落在时任延安自然科学院建筑专家杨作材肩上。他193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学院,祖父和父亲都是木工和泥瓦匠,他从小喜爱建筑,在祖辈的影响和教育下,学到了一些房屋设计和制图方面的技能。1938年来到延安,先后设计建造了中央办公厅大楼等许多建筑,中央大礼堂就是其中之一。

1939年5月,中央大礼堂开始筹备,起初地址选在安塞,因离延安远,交通不便;选在枣园,地方又小,都不宜做大会的会址,最后将会址定在中央所在地杨家岭南侧山下。1941年冬,中央大礼堂图纸设计出来了,整个礼堂长35米、宽30米、高11米,中间是一个主厅,可以坐1000人左右。礼堂采用四个大石拱作为主梁,避免了遮挡视线的两排柱子。为了减轻大拱的承载力,设计者参照隋代赵州桥的结构形式,在大拱上又修了几孔小型拱桥。然后用单砖墙砌平,使它既能承重,又显得外观平整、美观。

历经一年多的开山炸石、紧张施工,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于1942年建成。这座砖石结构的大礼堂,中西合璧,外表吸收了西式建筑风格,内部又似窑洞的拱形特色,体现出壮观大气、



中央大礼堂外景。

这是大唐十八帝陵中唯一扭头的狮子,它是一头回望狮,已有1300多岁。

扭头回望的它,在这片土地上已静静守望千年,威猛的王者气息中流露出一丝温柔与顽皮。它身后是唯一建于开元盛世的大唐帝陵——桥陵,这里埋葬着唐朝的传奇皇帝——唐睿宗李旦。

唐睿宗李旦经历两次登基、三次禅让。历史也对他作出了公正的评价,死后庙号“睿宗”。他深谋远虑的身后,是一个中国人之为自豪的时代——开元盛世。

其子唐玄宗李隆基竭尽盛世国力,以空前的规格为父亲营造了这座气势宏伟的陵墓。其与埋葬唐高宗和武则天的乾陵,成为大唐帝陵规模和艺术的双峰。

时光流转、世事变迁,昔日那些宏大的陵园宫阙如今已荡然无存。而今,站在夕阳里想象那些历史中带来沧桑巨变的时刻,来自一千多年前大唐豪迈的气息依然势不可挡、扑面而来。 □魏文



桥陵石狮子。

来自大唐盛世的回眸

鉴藏